

POX: 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

POX

天才、狂人 的梅毒之谜

[美] 德博拉·海登 著
李振昌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POX: 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

他们是天才，是狂人，他们与梅毒有着谜样的联系……

贝多芬的头发，诉说了他在创作上处于巅峰后莫名地死去？

舒伯特和舒曼的抒情乐章谱写着生命中不可承受的痛楚？

凡·高生如烈焰，他自戕前濒临疯狂的秘密是什么？

美国圣人林肯是否每个星期服用一次治疗梅毒的蓝色药丸？

狂人希特勒的独裁大业与其隐疾有何关系？

王尔德、波德莱尔、福楼拜、莫泊桑和乔伊斯，因何承受欲死欲仙的痛苦？

林肯	王尔德	哥伦布	尼采	乔伊斯	贝多芬	希特勒
		舒伯特		福楼拜	凡·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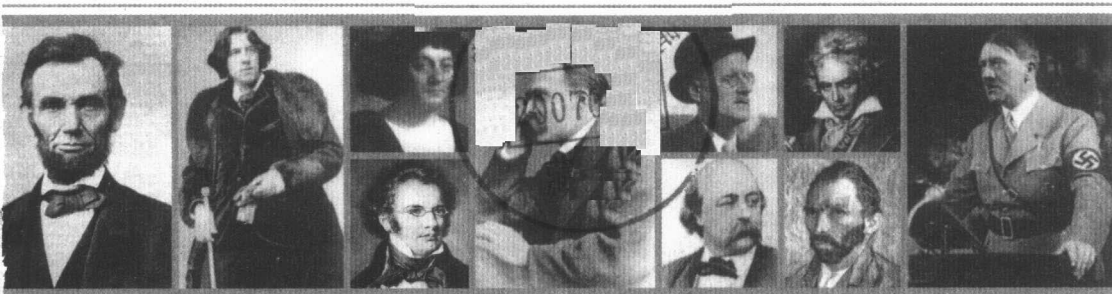
POX: 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

POX

天才、狂人 的梅毒之谜

[美] 德博拉·海登 著

李振昌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美)海登(Hayden,D.)著;
李振昌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书名原文: Pox: 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
ISBN 7-208-05848-2

I. 天... II. ①海...②李... III. ①名人-人物研究-世界
②梅毒-性病-研究 IV. ①K812 ②R7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2732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符永卫



世纪文景

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

[美] 德博拉·海登 著
李振昌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0.5
插页 1
字数 256,000
版次 2005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8-05848-2/G · 1020
定价 26.00元

Pox: Genius, Madness, 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 by Deborah Hayden

Copyright © 2003 by Deborah Hayd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subsidiary of Perseus Book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立绪出版公司授权简体字版出版发行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致 谢



仙人掌花幻想曲：梅毒画像



第一章



哥伦布：第一位得梅毒的欧洲人？

第二章



美洲的复仇

第三章



螺旋体简史

第四章



光照暗毒

第五章



从毒物治疗到神奇药物

第六章

53

医生的观点

第七章

60

热心侦查：追溯诊断的精细艺术

第八章

68

贝多芬

第九章

84

舒伯特

第十章

92

舒曼

第十一章

105

波德莱尔

第十二章

112

玛丽·塔德和亚伯拉罕·林肯

第十三章



福楼拜

第十四章



莫泊桑

第十五章



凡·高

第十六章



尼采

第十七章



王尔德

第十八章



凯伦·布里森

第十九章



乔伊斯

第二十章



希特勒

第二十一章



梅毒名人展

结 语



附录一



发现神秘梅毒的十个线索

注 释



1882年，莎乐美（Lou Andreas Salomé）21岁，这年夏天她跟尼采交往密切。1911年，她加入弗洛伊德的小组时，带着跟尼采交往的许多轶事。尼采告诉她一些秘密，这是形成尼采后期哲学许多惊人的内幕。弗洛伊德与他的追随者（包括荣格，当时跟弗洛伊德的关系还很好）对尼采的生活非常感兴趣，包括梅毒对他的哲学是否产生影响。^[1]

1902年，柏林的神经精神病学家默比乌斯（P.J.Möbius）第一次揭露了尼采的诊断书，他写道，早在1881年，尼采遇到莎乐美的前一年，尼采就已经表现出因为梅毒所引起的兴奋，这是梅毒末期疯狂的前兆。弗洛伊德的小组既然知道这事，一定会质问莎乐美有关尼采当时的心理状态。但是，她坚决认为，谈论尼采是逾越界线。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阅读了十几个版本的莎乐美与尼采的故事，发现没有人确实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年夏天，他们在精神上的关系相当密切，几个月之后，尼采又满怀敌意地批评她：如果我现在拒绝你，就是完全谴责你。这把剑挂在你的上头。根据有些人的看法，尼采向莎乐美求婚被拒，整个人都崩溃了。有些人说，尼采跟随瓦格纳，是拜罗伊（Bayreuth）同性恋

圈子的人，而莎乐美对于散播鸡奸的谣言，感到有罪恶感。也许是她编造求婚的事情。在探索这件事情之后，我发表了“尼采的秘密”(Nietzsche's Secrets)一文^[2]，讨论有关尼采传说的矛盾之处。但是梅毒的问题，以及梅毒在1882年夏天所扮演的角色，仍然使我十分困惑。

尼采染上梅毒的反应是什么——假设他知道的话？尼采说，莎乐美跟他们的朋友保罗·雷(Paul Rée)，是他惟一可以讲真心话的两位知己。那他有没有将梅毒这件秘密透露给莎乐美呢？许多学者认为，1889年1月3日，尼采在意大利都灵的广场上崩溃发疯之前，梅毒完全没有影响尼采。这跟默比乌斯的诊断书正好相反，真是如此吗？尼采的疾病相当传奇，他曾经因为偏头痛和胃肠的疾病，一年内躺在病床上118天。他自己承认，他等于八分之七的盲人。我很好奇的是，他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梅毒造成的？尼采时代对于梅毒的认识有多少？当时的医生能够预先告知他什么？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关于梅毒的医学书籍，插图极其丰富，文字浅显，显然是给门外汉看的。阅读这些旧书，我知道尼采1879年从巴塞尔大学请病假开始，历经十年极其痛苦的煎熬，而这正是典型的梅毒发病过程。他对自己的健康有深刻反省，经常难以忍受这痛苦，这些能否证明此疾病逼得他发疯？

奥托·艾泽(Otto Eiser)是尼采的医生，尼采写信给他说：“我的存在是可怕的负担。如果我没有做那些很具启发性的心理与精神的测试和实验，以这种痛苦的状况，我几乎要完全宣告放弃……总体而言，我比以前快乐。只不过还是很痛苦，一天有好几小时觉得像在晕船，处于半瘫痪的状态下说话艰难，然后是猛烈的发作。”^[3]

我想知道同样的模式是否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因此我翻阅法国三位曾经患有梅毒的名作家传记，分别是波德莱尔、莫泊桑和福楼拜。他

们都遭受多年的痛苦，而且长期以来一再旧病复发，曾经找梅毒专家以水银治疗，不过很少提到这些痛苦与梅毒有关，甚至完全没有提到梅毒这回事。从尼采和这三位法国作家，我开始探索其他已知患有或疑似患有梅毒的人。

我的发现令人讶异。19世纪后期，梅毒专家阿尔弗雷德·富尼耶(Alfred Fournier)估计，巴黎大约有15%的人感染梅毒。不过，无论是在回忆录或是传记中，都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的叙述，得过梅毒的人也很少写下他们的亲身经验。梅毒是生活中不可告人的秘密，诊断结果只能偷偷告诉最亲密的友人，以保秘密不会外泄。这种事情羞于告人，所以日记上不会记载，通信时只以密语拐弯抹角地提到。我很好奇，19世纪的传记文学行文间有多少是隐含着梅毒的意思？

1907年，小说家茨威格指出，维也纳在20世纪初，每十个年轻男子就有一二位诊断出感染梅毒（通常是因为嫖妓）。许多人只能听天由命。一个年轻人（或是老年人，或是女人）听到感染梅毒这个噩耗，应该怎么办呢？首先面临道德上的困境：完全禁欲或是冒着传染给爱人的风险。梅毒在前两年传染力很强，然后逐渐降低，可持续七年。当时是以有毒的水银和砒霜治疗，这有时候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和疾病本身一样糟糕。染有梅毒的妇女，生下的婴儿很快就会长满黑色的硬疮。由于当时误以为这种疾病是遗传性的，梅毒病人害怕会传给后代子孙，结果造成许多家族香火中断。

梅毒的所有祸害中，最令人害怕的是久病不愈造成衰弱。感染初期的症状是长疮，通常是在生殖器，然后发烧、长疹子以及产生异常的抑郁。193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瑟夫·穆尔(Joseph Earle Moore)出版《梅毒现代疗法》(*The Modern Treatment of Syphilis*)一书，描述接下来产生的症状：“下个阶段的时间不确定，从几个月到终生都有可能，不过平均是七年，这段时间没有出现感染梅毒的外显征候。”^[4]潜伏

期间“表面静止”，但是寄生物已经在身体内部开始进行“温和且长期”进展缓慢的发炎症状。

今天，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在网站上列出的资料与数十年前穆尔所描述的相同：“梅毒的潜伏期从第二次症状消失之后开始。受感染者如果没有接受治疗，即使未出现症状也还是有梅毒。梅毒仍在体内，开始损害内部器官，包括脑、神经、眼、心脏、血管、肝脏、骨头和关节。”

由于梅毒会模仿许多病况，因此以“伟大的模仿者”著称。梅毒专家列出一张清单，在梅毒复发时应该注意：难以忍受的头痛、骨头和关节疼痛、肠胃严重的疼痛、发烧、失明、耳聋。简言之，身体每个部位都受到慢性复发的痛苦，许多末期患者将会精神错乱和瘫痪。在这之前，出现短暂不受约束和不寻常的行为，这就是疯狂的预兆。在发疯之前，梅毒经常会给予“奖赏”，如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补偿患者长期的痛苦和失望：这时会充满创意的兴奋喜悦、感觉活力充沛、兴致高昂。说得更精确些，则是表现出感知能力提高，洞察力敏锐，以及几乎是神奇的知识体验。19世纪末，一般人认为，梅毒可以制造出天才，虽然案例很少。

1495年，那不勒斯流行名为大水痘（Great Pox）的传染病，患者会在全身长出奇形怪状的硬块，从此梅毒背负性羞耻的污名达500年。大家非常害怕这种疾病，以为只要闻到就会感染。如果有梅毒患者搬到住家附近，即使是麻风病人也会设法防范。茨威格小说中的年轻人，有适当的理由考虑自杀。

今天，大多数医生从来没有见过长期未接受治疗的梅毒。教科书所描述的复杂诊断，在医学史的档案资料上蒙尘，网络世界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初期、第二期和第三期的特征众所皆知，但是中间多年的病痛却被遗忘，这些症状是梅毒模仿其他疾病的，而且不容易确认。1943年发现青霉素可以有效治疗梅毒之后，许多医生认为这种疾病的“潜伏期”

暂时不会发作，事实上它在身体各部位慢性发炎，不知不觉造成损害。

本书的医学调查，是从1493年，欧洲开始流行该病造成大西洋两岸数百万人死亡开始，直到1943年，第一个以青霉素成功治愈梅毒的案例为止。第一部分*提供有关这疾病的历史、文化和医学的信息，以及引起梅毒的微小寄生物“苍白密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第二部分**透过医学和文学传记，调查几位曾经患有或疑似患有梅毒的名人。

对于有争议性的案例，本书则不予讨论。之前的梅毒专家都知道，可以从累计的许多“可疑因素”(suspicion arousers)中确认梅毒，也就是利用环境证据的优势。以莫泊桑为例，他的医生诊断出他有梅毒，他还到处宣扬说：“我得了梅毒！”在发病期间，他所抱怨过的症状，跟疾病控制中心所列举的差不多。他死于精神病院，死因是一般精神病瘫痪。不过，由于没有验尸，所以没有证据证明他得过梅毒，事实上当时所有的病例皆非证据确凿。也许他的医生将淋病误诊为梅毒。他所抱怨的各种症状，可能是其他疾病。他到最后也许有精神分裂症，不过我们不怀疑他得过梅毒。

至于其他疑似梅毒患者，线索不是很明确。通常是因为声名狼藉的证人散布谣言。有些人的症状显然是其他疾病，因此可以排除感染梅毒；或者患者在症状较明显的第三期梅毒之前过世，因此无法做出诊断。经常因为不正确的理由而认为患者没有感染梅毒，或是没有发狂，或是缺乏特殊的外在症状，或是伴随其他疾病而被掩盖。有人读过希特勒这一章之后说，谁还会怀疑他得过梅毒。另一位读者则发现，希特勒的确可能没得过梅毒。对于这位读者而言，提出再多的“可疑因素”都不会使他改变观点，因为他分别看待每个线索，都以不确定因素予以否定。

这就是梅毒的魅力，正如荣格所说的，是“黑暗中的毒药”。

* 本书第1—7章。——中编者注

** 本书第8—21章。——中编者注

本书得以完成，多亏Rudolph Binion不断给予鼓励。十年前，我们讨论他关于莎乐美的心理分析传记。已故的Eugene Farber博士，是著名的梅毒专家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皮肤医学前主任，慨然逐章审阅本书。特别感谢Ashley Robins博士，他是心理分析药理学家，也是南非开普敦的王尔德学者，我们以电子邮件讨论19世纪医学的哲学。我很怀念已故的加州柏克莱大学历史系教授Richard Webster，因为他睿智的历史观点。衷心感谢Joseph Fell的第一次尼采的课程。感谢以下的医生，他们解答我的疑惑，并且审阅各章：Robert Berger，Norbert Hirschhorn，Frank Johnson，Adrienne Kane，Jonathan Mueller和Larry Zaroff。也感谢写作中惠我良多的读者：Alice Binion，Peter Buxton和James Jones审阅塔斯克吉部分；David Brook审阅凡·高部分；Kathleen Ferris审阅乔伊斯部分；Albert Jerman，Joan Chacones和Jim Turner审阅林肯部分；Leonard Heston审阅希特勒部分；Lise Ostwald审阅音乐家部分；David Rose审阅王尔德及其他，Bruce Rothschild审阅哥伦布部分；Bill Schaberg审阅许多章节，Van

Harvy 和 Walter Sokel 审阅尼采部分。感谢 Colman Jones 和 John Scythes, 他们对于青霉素发明之前的梅毒有很深刻的认识。我要特别感谢以下的朋友: Victor Barbieri, David Bolling, Rick Buckley, Bill Dodd, Dorothy and Jim Fadiman, Diane Fischler, Carolyn Fremgen, Pat Gelband, Jeff Gillenkirk, Pam Grossman, Weslyn Hants, Paula Huntley, Peter Keville, Alan Lakein, Diane LeBold, Karen Littmann, Patrick McNutty, Jan Pehrson, Howard Raphael, Jim Simmons 和 Ken Smith。也很感谢 John Lacombe 的网站设计, 以及 Beth Kuper 的编辑协助和精神支持; 感谢 Basic Books 的编辑 Jo Ann Miller; 最感谢的是我的经纪人 Rosalie Siegel, 她是最早提出本书构想的人。

读者若想与我联络, 请登录我的网站: www.poxhistory.com。

仙人掌花幻想曲： 梅毒画像

在皮肤底下有个斑点，可以摸得出来，硬硬的像一颗钮扣，不过几个星期之前，它还是柔软的皮肤，也许……一场可怕的风险，一杯冒着热气的苦艾酒，闪烁着绿色的沉思，现在这朵花就像盛开的仙人掌花。他们说，可浸洗在放有水仙花的水中。慢慢地，到处都长出颜色黯淡的疹子，脚底、掌心都是，如甜美的玫瑰。医生肯定地说，没错，这就是可怕的梅毒，哥伦布带来的美丽疹子，新大陆的果实。我不让别人知道，还得像麻风病人一样自我隔离。哦！真是痛苦，我的喉咙，还有骨髓深处都发烧了，这是伤寒吗？或是疟疾？我像是被绑住手脚，丢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深井中。吃不下，也不觉得饿。恐惧蔓延着。嘴里长出白苔，不可以亲吻，绝对不可以。本来浓密的头发开始脱落，在烛光下隐约可见头皮的斑点。我悄悄告诉朋友这疾病，疹子消失了，接着是发烧。仙人掌花枯萎，变成小小的疤。治愈了，我痊愈了。

再度发作了。该死的医生懂什么？药膏、添加玫瑰香水味的水银、蜂蜜、欧亚甘草、干燥的玫瑰花瓣、猪油……涂遍全身，除了我的心、